

尽管前方风雨如织
千万里我仍追寻着你

背着爱情

一样的人生，不一样的爱情

Zou

尽管前方风雨如织
千万里我仍追寻着你

背着爱情

一样的人生，不一样的爱情

Tian

王方晨 著

Zou

Ya

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背着爱情走天涯/ 王方晨 著. —北京: 中国长安出版社, 2004. 9
ISBN 7-80175-176-0

I. 背... II. 王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95847 号

背着爱情走天涯
王方晨 著

出版: 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(100006)

网址: 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箱: cca@ccapress.com

发行: 中国长安出版社

电话: 010-65271800

印刷: 北京东方七星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7.5

字数: 170 千字

版本: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75-176-0/C · 052

定价: 16.80 元

(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)

一种幻景是如此的美好，相当程度上减
栗晓力躺在一只巨大的花篮里，顺水漂
始终散发着清新的气息。李远博不断
暗想这也许就是巫金所说的纯洁恋
几个月或者一生的爱情，就只能剩
而使这段成为永恒……



轻了李远博再次失恋后的孤寂。
来又漂去。
地观赏着这种幻景，
爱的意义，
下一个片段，

许晓明在这样的时刻精神头儿也最好，
他的青春俊逸，他的挺拔优雅，他的周到多礼，
似乎都能在这种华丽非凡的背景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示。
他满怀激情，向她走去……



大厅里的歌声连续响起。电子音乐和架子鼓的声音把人的神经给绷直，
好像一条细长明亮的钢丝，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沿着它滴溜打转。
没有一个人进入舞池。灯光在他头上暗下来，在亮处看他，
使他像一个漂荡在夜空里的影子……



清晨的城市雾气腾腾，街上一片嘈杂。荒野心中纷乱，他觉得真没脸见自己的妻子明卫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还爱着她，他的苦恼就是由她带来的。他低着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家门口的楼梯下面。面对这个他登过数不清多少遍的窄窄的水泥楼梯，他丧失了爬上去的勇气，甚至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

短短的路程，却让他们走了一整天的时间。
而就是在这样的一天里，他们相互认识到了自己的爱情，
并且明白允诺绝对与爱情无关。
面对着孤挺在苍茫暮色中的灯塔，他们会做出何种选择？



她为什么恐惧？她的潜意识里到底潜藏着什么？中午一到下班时
她就会抵抗不住突然袭来的困意，酣然入睡……



我是你的大玩偶 /1

到灯塔去 /16

牡丹花开 /36

春 梦 /51

落花流水 /55



红楼梦 /72

向您致敬 /98

人都是要死的 /141

吃掉苍蝇 /164

毛阿米 /202



男人陈兆林值夜班回来，妻子于婷坦白告诉他，自己昨晚去找野男人了，“别提多美啦！”男人陈兆林除了强颜欢笑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天底下就有这样的事情，她的男人给她做饭吃，给她织毛衣穿，却是为了让她又饱又暖地去找另一个男人。嗯，这太窝囊了一点吧……

我是你的大玩偶

1

陈兆林在一个小局里当差。天一冷，局里就计划派他烧锅炉。往年干这活儿的，是一个退休老干部，上个月死了。

陈兆林对小局的工作，向来都是毫不含糊的，这一次却面露难色。他想事先跟妻子商量商量，可又怕她一口反对，自己无法向局里交待。

眼看就得起火了，陈兆林暗暗着急。他妻子今天下午刚从商店买了一斤二两毛线，正站在镜子面前，把毛线搭在这个肩上搭在那个肩膀上地比划着。陈兆林鼓鼓劲把事情给她说了，也不知她是不是没用心听，还是觉得真行，反正她说：

“行。”

陈兆林几天来的顾虑打消了，便高高兴兴钻进厨房做饭。饭做好了，吃。吃完了，妻子朝沙发上一躺，看电视，他就坐在旁边缠毛线。他妻子看着

看着，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就说再见了，陈兆林也刚好把毛线缠完，缠了三个大球。他妻子告诉他，三天之后她可要穿哦。他赤胆忠心地表示自己有把握，随手将一个线球往空中一仍，再张口去接。眼皮凑巧一眨，那线球就落在他的指尖上，又弹到他妻子头上。他妻子骂他一句，他心里听得像蜜儿似的。都到黄金时段的电视剧说再见的时候了，妻子真骂么？他这家伙灵着呢，拦腰抱起她来，嘿嘿笑着，进卧室做爱去了。

这一天陈兆林还跟妻子做爱，谁想到她第二天就去找野男人。看看，看看，就这事儿！

陈兆林第二天值的是夜班。值完夜班早早回到家里，一看连个人影儿也没有。他明白这还不到他妻子的上班时间。他妻子叫于婷，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。

等到了傍晚，于婷从外面回来，脸上还生着气。陈兆林可不知道她去找野男人，他为自己昨夜没能陪她而感到内疚，便千方百计地哄她高兴。她到底高兴了，可是陈兆林又该去值班了。他不去不行。于婷就说：

“好，好，你去吧，你去了我就再去找野男人。”

陈兆林信都不敢信，但他拿不动脚了。

于婷又说：“我昨天就找过一次啦，别提多美啦。”

看看，看看，就这事儿！

陈兆林头都要晕了。

2

陈兆林有了一肚子苦恼。群众反映，暖气整整一夜都没有正儿八经地暖过，陈兆林是怎么搞的？小局里的领导在小局里住。天刚亮，小局里的领导就把群众的反映告诉给了陈兆林。平时陈兆林工作是最负责的。他没法儿向小局里的领导解释，但到底是自己不对，他一晚上都在想于婷的话。于婷的话真不真假不假。他要信呢，想到两人以往感情那么好，那样的事她做不来。要不信呢，可她是这么说的，她说着玩儿么？况且她

也的确没在家过夜。他得问问她去干什么了。他当时就该问问她，可是他头晕了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家。

值白班的小卢来接替他了。他真希望自己赶到家时于婷还懒在被窝里没起来，那样就足以说明她撒了谎，她是说要再找一次哩。他心里的疑团一开，也许能够趁机伺候伺候她，把她守的两夜空房补过来。可是，他又没有看见她。他更慌了。

陈兆林魂不守舍地站在房间里，不知干什么好。他看见刚刚起头的毛线活儿还在床边的小桌上放着，那是前天晚上他跟于婷亲热后乘她熟睡悄悄起床干的。他两眼一模糊，直觉得一阵心酸，不由得把活计拿在手里端详起来。

于婷这辈子没学会织毛衣，她现在穿的毛衣都是陈兆林亲手给他织的。陈兆林弟兄三个，没姐姐没妹妹，从小什么活儿都学，织毛衣的活儿学得最好。可是于婷不光不会织毛衣，连饭也不会做。当初谈恋爱时，于婷就郑重声明自己将不干家务活，陈兆林认为她只不过这么说说罢了，到时候，该干的都得干。结婚之后才发现，于婷果真说到做到，——你就是她要她干，她也不会。有时候她看陈兆林织毛衣看得眼热了，也想动手一试，那非弄得一塌糊涂不可。陈兆林脑子里早存有这么个想法，女人只要漂亮只要撒娇就行。于婷生得妩媚动人，他的一颗心被她俘得牢牢的，他才不在乎她会不会织毛衣会不会做饭呢。他觉得自己就是为于婷干活的，他要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他，只要她高兴，即使让他死呢。

陈兆林觉得自己的心被辜负了，眼里差点儿掉下泪来。

于婷中午回来的时候，陈兆林正默默地坐在床上织毛衣，他似乎没有听到于婷的脚步声，所以当他发现于婷站在了跟前，就吓了一跳。他立刻装出笑模样，放下手中的活，要去碰她，可她一扭身，躲开了。他的手也像害怕了似的，往回一缩。

于婷坚持让他辞掉烧锅炉的差事，他好为难，想起小局里的领导向他透露的群众反映，脸很灰。于婷还是那句话，你晚上再值班我还去找野男人。

陈兆林察看着她的脸色，很像是真的。他觉得自己软不拉

叽的，直不起腰来。

于婷说：“你就不敢说你不愿干。你怕小局里的领导吃你，你甘心当冤大头。”

陈兆林吞吞吐吐了半天才说：“局里安排的，咱不能想咋的就咋的。”他其实想说当初我征求过你的意见，你同意了。可他怕再次得罪于婷，就不敢说。女人，太容易忘事儿。陈兆林又说，工作嘛，反正得有人干。县处级老干部肯干的事，咱就不能干？他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一条理由。

于婷推他一把，赶他去做饭。他闹不清于婷到底是什么用意。他想，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情么？她的男人给她做饭吃，给她织毛衣穿，却是为了让她又饱又暖地去找另一个男人。这太窝囊了一点吧。

3

烧锅炉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弄不好会爆炸。小局小，一炸能炸个稀烂。可是小局虽小，也有百十口子的职工家属。关系到人命的差使，能闹着玩么？陈兆林当然晓得玩忽职守的严重性，出了事故他担待不起，就是不能总把暖气烧得暖暖的，职工的那些反映，也会压得他喘不过气。话再说回来，烧锅炉这差使能找到他，还不是看在他平时工作勤恳负责的态度上？这叫领导信任，群众拥护。他不能轻易在烧锅炉这件事上把他在小局里一贯的好口碑给砸了。

陈兆林就这么想着，又来接替小卢的班。小卢是个单身汉，正谈恋爱，对晚上的时间很珍惜，见陈兆林来得很迟就不高兴。“你太粘老婆了，陈兆林。”他说，“领导今天都说了，你太粘老婆了。”

陈兆林想起今天早上领导专门来告诉他群众的意见，再看小卢的脸色，不是假的，心里便得得地跳。

小卢急于走，也不跟他多说话。他想，这一夜他一定得把锅炉烧好，以免群众再有反映。可是到了后半夜，他怎么也坐

不住了。他要回家看看于婷在做什么。

站在家门前，陈兆林止不住浑身发抖。四周静悄悄的，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行窃的小偷。在楼道里只有一盏功率很低的白炽灯泡，刚能把眼前照亮，但这对于陈兆林来说就已经太刺眼了。他对它表现出了少有的恐惧。他的心里也像支起了一面小鼓，他很怕它的声音会把整座楼房里的人惊醒。他想马上敲开房门，从这灯光下躲开，可是在这一刻他的两条胳膊软绵绵的，就像根本不是他的。

陈兆林终于从自己家门前惶惶而逃了。在他回到锅炉房旁边的值班室时，他觉得自己刚刚做了一个可怕的梦。梦的细节他全忘掉了，但他忘不掉那种可怕的冷森森的感觉。穿过墙壁和户外的黑暗，他看见有一个人在寂静的寒冷的大街上慌张逃窜，路过昏黄的街灯时，这个人的影子单薄得像一张被雨水淋过的纸，在他的脚下瑟瑟地响。

陈兆林带着一双熬红的眼，疲惫不堪地来到家里。于婷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坐着。他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心里有些轻松，但立刻就被深深的羞愧淹没了。他走到于婷身边，才发现她这样在床上坐了很久了。

于婷脸上冷冷的，一语不发。陈兆林仍旧很心疼她，就让她躺下，等他去做早饭。

还没容他走开，于婷就哇的一声哭泣起来。陈兆林狠狠地一愣，于婷搐动着肩膀向后一躺，眼睛也闭上了，泪水涌出眼眶。陈兆林慌忙俯身抚慰她，她却突然用力将他一推，不让他碰她。“隔壁的司机不是好人，”她擦眼抹泪地说。

陈兆林早就听于婷说过这样的话，他一直就是不信的。那个司机在一家公司开小车，他倒没看出什么，于婷却不这么认为，因为她发现常有年轻女人坐他的车到他家里来。现在于婷又这么说，陈兆林虽不信，那脑袋也往大里一胀。

接着，于婷就倒在他怀里告诉他那个骚司机昨天在她家门口走动了一夜。她听得出那个司机的脚步声，而且她还能断定他穿的是一双泡沫底拖鞋。

陈兆林直发呆，任凭于婷的眼泪把他前胸的衣服都打湿了。她是那么可怜，她抓住丈夫不放松，怕他再跑掉不来保护她。“你不要再去值班了，好么？”她张开凄凄楚楚的泪眼说。

陈兆林不能够回答她。她明白了，一下子变得冲动起来，猛地松开手，跳下床去。“我再去找野男人，”她一边穿鞋一边嚷嚷着，“夜里我就把大门敞开，谁要来就来！那才美呢。”

陈兆林望着她那激动的样子，深感无可奈何。他只是轻轻摇了摇头。于婷不知怎的，穿了半天也没把鞋穿上，忽然发觉原来把鞋穿颠倒了。她有些气急败坏，抄起鞋就朝陈兆林脸上扔去。陈兆林没提防，紧接着“哎哟”一声，用手捂住了脸。等他拿开手，他就看见于婷紫紫地走出家门。可是眼前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很久了，那层无限悲惨的紫色，仍旧在门口那儿不停地晃。

4

于婷有个女友，叫朱施。在结婚之前，两人来往频繁，结婚之后就渐渐疏远了。朱施在一家大公司的公关部当经理，最能看出人的脸色。陈兆林两口子琴瑟和谐，朱施要再频繁地在他们两人的小天地里出现，算什么？况且朱施至今还是单身一人，她心里没别的念头，还怕于婷会有什么想法呢。就这样，陈兆林有一年时间没能见到她了。听于婷谈到她，知道她的口碑已经不好了，正轮流让两个合资企业的老板包着。

果然，陈兆林再见到她时，就看出她已非同凡响。珠光宝气且不说，关键那股神气，显露着生活的优裕，并透着一种无忧无虑的虚空，仿佛在做一场美梦，美到在梦里都不相信那是真的，满眼萦绕着迷幻的腾腾云雾。

陈兆林哪有心思想到朱施会突然出现在眼前！他疲惫地，焦虑地离开小局的锅炉房，僵硬地骑在车子上。这条回家的路，他已按部就班地走过多少年，即使他闭上眼，那车子也照样不会出偏。

“陈兆林！”